

《敲開語言的窗口：華語的使用現象（情況與調查）》，2010，pp. 1-39。
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語言暨應用語言學系學術論文系列（二），
聯營出版（馬）有限公司出版。

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洪惟仁

uijinang@gmail.com

1. 前言

台灣本土語言主要有漢語和南島語，南島語可以分成約二十種語言或數十種不相通的方言；漢語除華語為標準語外，又有閩南語和客語兩種不相通的語言，這兩個語言之下又各有幾種差異不小的方言。這些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如何？

歷來經過語言調查而繪製的有小川尚義（1907）以來已經有幾種比較可靠的語言、族群分類，語言方言地圖有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907）附錄〈臺灣言語分布圖〉、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所附 27 張變體分佈圖；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附錄〈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等。不過近年來隨著進一步深入調查及文獻的陸續發表，他也不斷在修正地圖內容。2006 年洪惟仁就高屏地區進行行政區域達村里級以下的調查，繪製更精細的語言方言地圖，發表〈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水沙連地區的語言分佈〉、〈台灣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本文的提出可以算是作者近年來有關台灣語言方言分佈研究的成果的一個總結。

2. 文獻探討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全局，因此以下所介紹是有關整個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大勢的研究，因此地方性的、局部的分佈研究不在本文介紹之列。

2.1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日治時代的漢語方言研究主要是詞彙的調查、搜集，有一點語言地理學意義的只有《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彩色〈臺灣言語分布圖〉（見【附圖 1】），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張台灣的語言地圖，該圖應該是小川尚義（1869-1947）所繪製，他把支那語（漢語）分成漳州、泉州、客人三類。

所謂「番語」(南島語)分為泰雅、賽德克、布農、鄒、查里仙(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今稱達悟)、賽夏、熟番(平埔族)十一種。除「熟番」散佈漢語區內，其餘語言各有清楚的分佈區¹。

這張地圖如何繪製，作者沒有說明，但可能是以台灣總督府 1905 年戶口普查為依據所繪製的。方言區分應該是根據祖籍或民族別資料，不過也不能說沒有語言調查根據，詳細和臺灣總督府 1926 年出版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²及 1928 年出版的《台灣漢民族鄉貫調查報告》做比較，發現小川尚義並不是簡單地把漳州籍都劃入漳州語區，他的地圖(1907)往往把鄉貫別分佈圖劃入漳州區的地方劃入客語區。

台灣漢族的祖籍分類不一定能夠反映語言或方言分類，漳州府內有詔安客，不一定都講閩南語，廣東籍之中潮州人、惠州人大部分是操閩南語的，並不一定是客家人。而且閩客交界地帶也有不少是閩客雙語人口。可見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相當程度反映了語言分佈的實際，並不等於祖籍分佈圖，從這一點看來，這張地圖仍然有相當的價值。

但是如果要求精密一些，這張地圖著實有一些不屬於語言變化的錯誤或粗略之處，需要重新調查修正、補充。

2.2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5)

真正以實際調查為依據所繪製的第一張語言地圖應該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附圖 2】)。這張地圖以南島語的分佈為主題，南島語的分類比前圖更詳細。依序為³Atayal (泰雅)、Seedeq (賽德克)、Saisiyat (賽夏)、Bunun (布農)、Tsou (鄒)、Kanakanavu (卡那卡那霧)、Saaroa (沙阿魯阿)(以上三種在小川尚義(1907)圖上合稱為鄒語)、Rukai (魯凱)、Paiwan (排灣)、Puyuma (卑南)、Amis (阿美)、Yami(雅美)、Kavalan (噶瑪蘭)、Sao(邵)、Ketagalan(凱達格蘭)、Taokas(道卡斯)、Papora(巴布拉)、Babuza(貓霧拺)、Pazeh (巴宰)、Hoanya(和安雅)、Siraya(西拉雅)，共 21 種南島語。各族的部落所在以不同的符號標示於地圖上，前十二種原住民的分佈區另以土黃色圖底標示。

¹ 「番」是漢人對於非漢人的通稱，日治時代的正式名稱改為「蕃」，戰後改成「山胞」，分為「平地山胞」、「山地山胞」。近年來經過台灣南島民族的爭取，正式名稱已經改為「原住民」。本文於傳統名詞仍延用歷史文獻上的名稱，蓋由於保存歷史、行文之便，並無歧視原住民之意。

² 〈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為 1926 台灣總督府繪製，彩圖 1 張，南天書局所藏。收入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田野與研究》(2008)，頁 xv。

³ 以下引文中南島語族名保留原著的拼寫法，加注的漢字譯名主要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公告的族名。本書正文中採用近年來南島語學界流行的拼法。

2.3 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

1967 年鍾露昇發表《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是台灣方言地理學的開山之作。調查詞條只有 27 條，調查人數有 448 人，調查點平均分佈於台灣各鄉鎮，每一個詞彙都作了方言變體分佈圖，是台灣方言變體分佈圖的濫觴。

很可惜的是，鍾露昇繪製的語言分區圖另附按縣市繪製的〈各縣市代表語音〉，因而泯滅了精密的鄉鎮方言分界。

原地圖是用藍圖繪製而成，模糊不清，所幸作者對於所調查的語料都有詳細的記音，筆者已將這些語料輸入電腦，並用 ArcView GIS 重新繪製成地圖，使得地圖變得十分精確而清晰。

這 27 張地圖雖然量不夠多，但對於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分佈提供相當寶貴的文獻。這份報告顯示南部閩南語方言顯得相當一致，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所顯示的漳泉分界線已經消失，證明這個地區漳泉混合相當徹底。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把台灣南部歸入漳泉混合區，即根據這個事實。

洪惟仁〈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台灣閩南語的變化〉(2005)就自己調查的和鍾露昇的語料，選擇資料相同可比較的詞條，各自繪製成變體分佈圖，比對結果發現台灣閩南語的變化。

2.4 張屏生〈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1997）

張屏生《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1997)冊一卷末附錄了一張〈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可以算是多年來在台灣地區進行廣泛語言調查的成果之一。特色是對於泉州腔有詳細的分類，包括偏泉腔、泉州腔台灣小片、泉州腔鹿港小片、安溪片、同安片、惠安片、新泉州片等，至於偏漳腔只分北漳片、中漳片。

另一個特點是儘量將所知的小語言島畫在地圖上，如台北縣石門鄉的客語武平腔方言點，桃園新屋鄉客語區長樂腔方言點、赤欄村軍話方言島，大牛欄偏漳片閩南語方言島，客語區豐順腔方言點……等，相當詳細。

這張地圖的細密程度只到鄉鎮，鄉鎮以下就沒有辦法分區，因此難免粗略。譬如把整個新豐鄉劃入海陸客語區、竹北劃入閩南語偏泉區，實際上這兩個鄉的閩客界線是南北割界，閩南人分佈在海邊，客家人分佈在內陸，中間交界地區是閩客語混用區。

錯誤之處也有，作者對於沒有親自調查的地區作了過度的推測，譬如南投國姓鄉是客語分佈區，在本圖中卻劃入閩南語漳腔區。

2.5 洪惟仁的漢語語言地理學調查（1992-2008）

洪惟仁自 1985 年起以自力進行台灣的語言地理學調查，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參加了龔煌城先生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至今不斷進行台灣語言方言的調查，沒有間斷。1992 年出版的《台灣方言之旅》是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繪出的兩張地圖〈台灣的漢語方言分佈圖〉是戰後第一張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但於自己沒有調查的地方也參考了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因此也沿襲了一些錯誤與粗略之處。

這張地圖的好處之一是漢語方言的分類比小川尚義（1907）精細一些，如把台灣閩南語分為三類：偏泉腔、偏漳腔、混合腔。台南、高雄、屏東等南部地區被作者歸類為混合腔，反映了閩南語在南部地區已經完成了漳泉融合，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所顯示的漳泉分界線已經找不到了；小川尚義（1807）的客語沒有方言，這張地圖劃出四縣（嘉應州）、海陸（惠州府）的分佈區。

其次是修正了小川尚義（1907）地圖的錯誤與粗略。根據實際的調查發現小川尚義（1907）地圖沒有反映實際的情況，比如把桃園濱海村落劃入客語區，今竹北濱海地區劃入客語區，今西螺、二崙、崙背東部劃入漳州區，洪惟仁（1992）都修正過來了。

不過台灣的語言地圖需要修正的地方仍多，洪惟仁根據最新的調查，不斷的修正他的地圖，比如高屏地區客語區和南島語區有一條長條的閩南語分佈區，其實是平埔族的分佈區，小川尚義（1907）地圖粗略地劃入客語分佈區，洪惟仁（1992）也沿襲這個粗略。後來洪惟仁根據新的調查，發表〈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2006）把這個閩南語區劃出來了。

洪惟仁（1992）的地圖雖然把客語分為四縣（嘉應州）、海陸（惠州府），比小川尚義精細一些，但近年的客語方言研究越來越精細，有所謂「四海大平安」之說，他也根據新的分類把台灣客語方言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的方言分佈都經過實際的調查而界定出來。最新的版本不但把東勢腔定性為「大埔腔」，其他的重要客語方言都劃出分佈區。

所以有這樣的成果是因為洪惟仁最近的調查不斷增加精細度，把參考座標降到村里、甚至自然村以下。本文所附的【附圖 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2008〉可以說是最新的成果。

2.6 李王癸的南島語研究（1999-2004）

李王癸 1999 年發表《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2004 年將附圖重繪成彩色〈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這張圖顯示了南島民族的分佈區，也標示了包括平埔族在內的所有原住民的傳統分佈區，以及各族遷移的路線。可以算是李先生對於

南島語整體研究的結晶之一，李先生一生鑽研南島語的各個方面，並善於把研究成果用深入淺出的方式提供非南島語專家學習與引用。除了《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之外，李先生還有《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2000），這些著作中所做的南島語各方面的介紹，包括南島語語言方言的分類，南島民族遷徙的時間、路徑有深刻而確實的交代，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

2.7 鍾榮富《台灣客家語音導論》（2004）

鍾榮富《台灣客家語音導論》（2004），書中插入多張各縣市的客語分佈圖，分佈狀況以點狀標示，並未畫出分區圖，客語內部方言的分類也沒有顯示在地圖上。客語散佈的地點不求精確，可以說是示意性的。但作者所居住的高屏地區，客家的分佈以村里顯示，分佈地點比較正確。我們調查高屏地區的客語分佈時即以本書所載為主要參考。

2.8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報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2004;2008)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分別於 2004 年及 2008 年由楊文山主持，由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所完成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計畫報告。研究方法採用電話問卷與深度訪談兩種。雖然主要問題為客家的認同，但也突顯客家比例，事實上也做了各族的認同比較，並分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根據統計量化分級分色，繪製了多張不同族群(客家、福佬、大陸、原住民)的人口分佈圖。但這些地圖及其調查數據只能供本研究的參考，因為這些地圖根據的是族群認同而非語言使用情況。而且這份報告的分區是以行政區域鄉鎮級為單位，村里的區別無法顯示在地圖上。

另外一個問題可能在於調查樣本數不足，本調查採用電話問卷，每一個鄉鎮只有 100 個有效問卷，調查報告自估最大誤差可能會超過正負 9.8%（本報告頁 1-1），但兩次調查的數據有明顯的差別，有些鄉鎮差異相當懸殊，因此實際上的誤差可能不止於此。

3.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動機

既然前人已經繪製了不少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圖，為什麼需要我們重新再繪製呢？原因是因為前人的地圖不能滿足我們在台灣語言地理學上的的學術需要。我們著眼的學術目標有幾點：

一、全盤性：我們的目標是繪製台灣的語言地圖，格局著眼於整個台灣，不是地方性的、局部的。以上介紹的研究格局都屬於全台灣的研究，但其餘，是地區性的研究，著眼於精細性，而不能照顧全盤性。這是目標的問題，無關好壞。

二、一致性：語言或方言的分區標準必須一致。譬如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同樣漢語，閩南語分為漳州、泉州，客語卻不分，這是標準不一，原因大概是因為閩南語的分佈廣，重要性高，當時的研究也著重在閩南語，客語的相關研究相對不足。今天我們繪製台灣語言方言地圖，如果閩南語要分漳、泉，那麼客語也應該能夠分出幾個大方言。本文附錄的地圖將閩南語分為泉腔閩南語、漳腔閩南語、混合腔閩南語，客語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大方言（即所謂「四海大平安」）。

三、準確性：語言學者不可能進行語言或方言普查，因此當繪製語言或方言分區地圖時難免以偏概全、以點概面。但調查太少，推論過多，自然會喪失了準確性。田野實證是準確性唯一的保證。

四、精細性：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沒有顯示出屏東客家話與南島語之間的平埔族閩南語的存在；桃園縣新屋鄉海邊的蚵殼港、大牛欄及竹北市鳳山溪以北的濱海地區劃入客家區，切斷了閩南語在新竹濱海地區的連續性，和我們調查的結果不一致。這是因為小川尚義所參照的行政區域太大，推論太多的緣故。本研究把行政區域座標縮小到村里，甚至自然村以下，這種缺點就可以大大改善。

五、共時性：語言分佈區是會變動的，變動的原因可能有三個：1) 語言轉移，產生使用語言變化；2) 方言接觸造成方言分化或同化、融合，導致方言屬性變化；3) 族群遷徙，導致語言區或方言區的地利分佈發生變化。

具體的例子可以舉例如下：

1) 語言轉移與方言重整

台灣數百年來已經發生了兩種語言轉移的現象，一種是平埔族喪失了南島語，改說漢語，主要改說閩南語，在桃竹苗則改說客語；另一種是客家語改說閩南語。

台灣本來完全是南島語的分佈區，島上的原住民有約 20 種的南島民族，說著不能互通話幾十種語言或方言。但是因為漢人的入侵，南島民族分成三種，一種是接受漢文化，向清政府納稅的「番人」，謂之「熟番」，俗又稱「平埔番」或「平埔族」；一種是不接受漢化，不向清政府納稅的「番人」，謂之「生番」；介乎其間的叫做「化番」。經過三四百年的漢化，所謂「熟番」的平埔族差不多已經完全喪失了族語而改說閩南語或客語，而所謂「生番」的原住民語言也岌岌可危。

客家和閩南人都來自廣東和福建，但這兩個省有純閩區，有純客區，中間交界地帶則是閩客雙語區。來自純閩區或純客區的，移民來台之後，通常也聚居為

純閩區或純客區，問題出在交界地帶的閩客雙語區。這些雙語區移民在移民之前已經是閩客雙語並用，來台之後當然也是閩客雙語並用，但是新的語言環境可能使其變成閩南語或客語的單語人口，譬如台北縣三芝的汀州客、新莊的饒平客，桃園的詔安客，彰化縣大村、員林、竹塘，雲林縣西螺、二崙、崙背，嘉義溪口的饒平客或漳州客，因為聚居的地區被多數的閩南語包圍而喪失了客語能力，改說閩南語，變成了所謂的「鶴佬客」，桃園新屋鄉、新竹新豐鄉是來自惠州雙語區的移民，這些惠州移民現在除了新屋鄉永安村的葉姓說惠州閩南語之外，原來的閩南人都改說海陸腔客家話。這可以說是語言的重整。

方言區之間也有重整的情形，譬如新竹縣的竹北、芎林原來是潮州饒平客的分佈區，現在的饒平客已經萎縮到只剩幾個自然村；還有關西東部、寶山西部原來以四縣客語為主，經過方言競爭的結果，現在整個新竹縣都變成是海陸客語的優勢區。相反的，苗栗縣是四縣客語的優勢區，海陸客語被排擠到邊緣鄉鎮如南庄鄉、西湖鄉的部分村落，這些都是客語區內部方言重整的結果。

閩南語的方言重整更激烈，但不是那一個方言同化那個方言，而是融合在一起，全台灣的閩南語都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沒有純粹的原鄉方言。嘉義以北還可以分辨偏泉區或偏漳區，台南縣及其南部完全沒有辦法分別是漳、是泉，因此洪惟仁（1992）的地圖已經把台灣南部劃入混合區。

日本的高壓統治也造成一些原住民轉移說日語 creole，如宜蘭縣的花澳、東岳、寒溪即是。

這些語言或方言的重整或融合、同化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才顯現的新現象，必須透過田野調查才能了解其實際。

2) 族羣遷徙

閩南語和客家人是十七世紀以後才遷徙到本島的，這些漢人入侵台灣之後，造成平埔族的大遷徙或就地漢化。到了小川尚義的時代，平埔族只剩點狀的存在，除了高山地帶及東部之外，幾乎都變成漢語的分佈區。

小川尚義發表其兩張地圖（1907, 1935）前後，族群遷徙仍然不斷在發生。最出名的例子是霧社事件後的 1931 年，所謂霧社「叛蕃」Tkdaya 被迫遷到北港溪上游仁愛鄉西北部邊境今互助村的地方建「川中島」部落，今稱「清流部落」，Tkdaya 族的土地被分給其他「味方蕃」的 Toda 族和 Truku 族。另外，大多數高海拔的深山部落都被遷到低海拔的淺山地帶。

戰後，原住民鄉被漢人大量入侵，北部山地更加嚴重，淺山地區變成閩南語區或客語區，高山觀光地區被閩南語入侵的情形相當嚴重，造成語言分佈的變化。榮民與難民的安置也是造成語言分佈地圖變化的原因。1957 年中部橫貫公路完工後在仁愛鄉翠華村北部及大同村仁愛、忠孝、榮光、道班等四個新村，都是這個原因建村的，今其後裔說華語。又 1961 年政府安置泰緬邊境雲南移民，

建立博望新村、定遠新村、壽亭新村，合稱「清境農場」。還有 1961 年政府安置泰緬邊境雲南移民在高雄縣美濃鎮及里港的眷村也有少數雲南緬甸邊界的反共義士及其後代，說雲南腔的西南官話。高樹則則有幾個大陳義胞的眷村，講浙南閩南語，也通行溫州話。

另外高山的原住民南島語分佈也因原住民的遷徙而在變化中，譬如南鄒語的傳統分佈區：三民鄉的 Kanakanavu 和桃源鄉的 Saaroa 因為 Bunun 族的入侵，南鄒族改說布農語，導致南鄒語幾近消失，我們已經把這個地區劃為 Bunun 語的分佈區。日治以來原住民不斷被勸誘向遷徙地區遷徙，許多高山地區已經變成中空狀態，沒有居民。最明顯的例子是南澳鄉，原住民原居大濁水溪（今改為和平溪）上游，因為日本殖民地當局及戰後國民政府的勸誘，紛紛被迫遷徙到淺山地區，建立新部落。大濁水溪上游全部廢社。

3.2 調查目標

從上述的研究看來，小川尚義（1907）以來，所有台灣的語言地圖研究的精細度都只能達到鄉鎮層級以上，村里級以下的分佈情形不能完全反映出來。

鄭錦全所屬的中央研究院於 2004 年成立語言地理資訊室，成員除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之外，又與同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及院外合作機構如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及交通大學之成員進行語言微觀分布的建置工作。陸續執行的研究計畫有新竹縣新豐鄉、雲林縣崙背鄉與二崙鄉、新竹縣新埔鎮的語言分布建置工作。主持人是鄭錦全院士。

至 2007 年底，新竹縣新豐鄉一共調查了 10,593 戶；雲林縣崙背鄉 8,532 戶，二崙鄉 7,723 戶中（據鄭錦全〈台灣數位典藏地理資訊在學術研究與資料生產之探討—從數位典藏語言地理分布談起〉2008:26-27）。並以 ArcView 繪製了家戶〈新竹縣新豐鄉語言分布電子地圖〉及〈台灣雲林縣崙背鄉語言分布電子地圖〉，並以上載於中央研究院「語言調查之空間系統」（網址：<http://webgis.sinica.edu.tw/website/hlanguage1/main.htm>）。

直到現在，進行語言地圖學研究最精細的應該是鄭錦全院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 GPS 定位、衛星航照圖比對、GIS 地圖繪製等技術進行家戶層次的語言方言分佈調查。目前已經進行調查的鄉鎮有新豐鄉、雲林崙背鄉等，這些調查實質上提高了本研究的精確度，洪惟仁等（2008）〈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所繪製的新竹地區方言地圖於新豐鄉細節的分佈狀況，參考其調查結果進行修正。雲林縣部分也參考上述的部分進行細節的修正。

拿上述的家戶調查所繪製的地圖和本研究採用「直接下鄉、間接觀察」的調查的地圖和做比較，雖然精細度不如中央研究院的調查結果，但也相去不遠。因此中央研究院的調查結果不但直接增加了本文的精確度，同時也增加了對我們自己的調查方法有效度的信心。

雖然最詳細的調查方法是「家戶調查」，但這樣細密的調查研究需要龐大的財力、人力、時間，如果完成一個鄉鎮需要幾年的時間，要完成整個台灣的語言分佈調查，以目前的地理語言學研究人力而言，可能需要幾十百年的時間。語言或方言分佈狀態是變動不居的，台灣的語言分佈調查如果不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拖得太久會出現語言變動性問題，空間分佈和時間變化會發生混淆。

因此語言地理學的調查研究本質上具有「搶救調查」的性質，本研究以繪製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全圖為旨趣，雖然明知調查不夠精細，但限於現有的人力、財力、時間，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3.2 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可以說是第一張兼顧南島語、漢語方言分佈最詳細的地圖，但不準確的原因主要是小川根據的區域太大，行政單位只達街庄（相當於鄉鎮）層次，村里以下的分佈細節沒有辦法反應到地圖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把調查範圍縮小到村里。

3.2.2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長、村幹事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經過這樣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密度大大提高了。因此本研究採取的方法可以說是「實地下鄉、間接觀察」。

不過「間接觀察」也有限制，客語、南島語的方言界線相當清楚，一般母語人即可判斷，但一般台灣閩南人受訪者對於所謂漳腔、泉腔的概念相當模糊，無法提供正確的資訊，因此閩南語方言的分辨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不能信賴受訪者。

各種區域性的調查成果，如語言方言調查相關的學術論文、學生碩博士論文，雖然多半是區域性的，傳統方言學的調查，也相當有參考價值。

網路資源也可能是重要的資訊來源。各地鄉鎮公所的網站，尤其是原住民委員會官方網站提供相當準確的方言分類與分佈的資料，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都儘量搜集，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

3.2.3 語言方言的分類

本研究既然要把精細程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層次，那麼相應的，我們不但對於語言要有清楚的分類，也應該把方言做適當的分類。先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

定下來，才能繪製語言方言的分區地圖。

本文有關南島語的分類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參見書目及本文 2.6 節的介紹），但本文只採取其語言層次的分類，各個語言內部方言相當複雜，本文暫時不處理；有關客語的方言根據客委會及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的分類；有關閩南語的方言分類，根據洪惟仁的研究，如〈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2008）的分析。但在本文中只分為漳州腔和泉州腔，不做次方言的分類）。

3.3 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

- 1) 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難以顯示；
- 2) 語言混雜的雜居區難以顯示；
- 3) 語言轉換中的地區難以顯示。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6）和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決其他問題。即使精密如最近鄭錦全在台灣縣新豐鄉逐戶進行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可以解決第二個難題的一部分，但如為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

至於第二個難題，儘量把雜居的情形呈現在地圖上，零星的存在用符號標示。但這個問題大部分屬於語言社會學的領域，本文也不期待完全解決。至於第三個難題屬於社會方言學的問題，在本文中不期待解決。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力、時效性以及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是盡語言地理學的本份，盡最大的努力把語言分區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採用 ArcView 8.1 版 GIS 地圖繪製軟體，圖層資料採用勤歲公司村里層電子圖資進行地圖繪製。勤歲公司村里層電子地圖精確度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對，發現有不少錯誤。我們曾經將所有收集來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歲公司進行修正，其修正的效果不盡理想，錯誤仍然不少。本文不得已的辦法是，當錯誤程度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只好用 PhotoShop 進行人工修改了。

3.4 本文處理語種分佈的原則

關於語言區的標示有幾點需要說明：

1) 本文的地圖標示的是傳統的、老年的、分佈區可以確定的語言或方言。在這個原則下，華語被看成是一種標準語或普通話（lingua franca），而不是佔有特定地盤的語言。現在整個台灣都籠罩在華語的威脅下，華語強力向下擴張，深入社區、家庭，中北部地區的平均使用率都在一半以上，在可見的將來華語可能取代本土語言的地位，成為台灣實質上的本土語言，三、五十年以後台灣的語言地圖必然完全變色。這些問題目前暫時歸入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不在本研究所調查的範圍內。

2) 地圖上標示的語言或方言屬性，以語言佔有率 60% 以上為標區標準，地圖標示的顏色與分類表示其佔有率在 60% 以上；30%~60% 標示為雜居區；不及 30% 以符號標示其存在；人口不及 10% 的語言或方言除傳統領域（如高山族部落、平埔族、鵝佬客），有特別意義外，不特別標示。

3) 人口極少數但仍聚庄居住如饒平客語、眷區，在優勢語言區內用符號標示其所在位置，不另立特別的語言區。但附圖三因為是整個台灣的語言分佈圖，太小的語言島無法顯示。

4. 台灣地區的語種

台灣地區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十幾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本文處理的語言、方言分類如下：

4.1 漢語

1) 閩南語

台灣的閩南語人口約占台灣人口的 75%（含在住台灣的外省閩南語人口），總人口約 1700 餘萬人。閩南人主要分佈在沿海所有平原，除桃園、新竹、苗栗，六堆之外的盆地與丘陵地帶，並以深入高山地帶交通變捷的地方種植水果、蔬菜，風景區經營旅館、民宿。主要方言有漳州腔、泉州腔兩種，另外有漳泉分合腔。泉州方言可以再細分為各種次方言，但本文不再細分。

台灣還有一種戰後初期由大陳義胞所帶來的溫州閩南語，散佈在屏東高樹鄉的幾個村落，目前還在使用，但是隨著老成凋謝，必定也會逐漸融入當地的語言生態，不可能長期保存。

2) 客家話

台灣客語人口約佔台灣人口的 13%（含在住台灣的外省客語人口），總人口約 300 萬人。客家話主要分佈在桃園、新竹、苗栗，高雄縣及屏東縣散佈的六堆地區，還有散佈在東部花、東縱谷各個鄉鎮。客家話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大方言（即所謂「四海大平安」），在本文中都儘量標示其分佈區。

3) 華語

華語是二次大戰後進入台灣，取代了日語作為不同民族之間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的角色，不僅如此，長期向下擴張的結果，華語已經逐漸取代了傳統本土語言，成為台灣人的新母語。

在這個華語化的過程中，二次戰後才移入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和部分中上階級的台灣人共同造就「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成為第一批母語人。不過這些新語言的使用者遍佈全台灣，並且多半是雙語者，華語到底是「共通語」或其「母語」還分不太清楚。因此外省人口雖然約 200 萬人，但華語的實際使用人口無法估計。

比較明顯的是散佈台灣各地的華語方言島，即眷村（有陸軍眷區、空軍眷區、海軍眷村等）。1996 年以後全國眷村開始全面改建，目前已經逐步完成，在最近的期間內將會全部遷入新眷村。隨著新眷村的自由買賣，眷村的消失將是時間的問題。

1957 年中橫公路完工後在和平鄉、仁愛鄉建農場安置榮民，如仁愛鄉翠華村北部及大同村仁愛、忠孝、榮光、道班等四個新村，說著大陸口音的華語，其第二代說台灣華語。

泰緬義胞是 1961 年政府安置泰緬邊境移民，組成博望新村、定遠新村、壽亭新村，合稱「清境農場」，說雲南腔的西南官話。

眷村與榮民、滇緬義胞的華語島是暫時狀態，隨著老成凋榭，眷村改建為國宅後被自由買賣，放領的農場出售，其後代逐漸在地化，融入當地的語言生態中，大概不可能長期保存。

4.2 南島語

台灣南島語人口約 43 萬人，佔總人口的 1.9%。台灣的南島語種類繁多，原有二十種左右，其中平埔族已經消失，目前尚存的南島語有：Atayal (泰雅)、Seediq (賽德克)（含 Truku (太魯閣)）、Saisyat (賽夏)、Bunun (布農)、Tsou (鄒)、Rukai (魯凱)、Paiwan (排灣)、Amis (阿美，包括 Sakizaya (撒奇萊亞))、Puyuma (卑南)、Yami(雅美，今改稱 Dawu (達悟))、Sao(邵)、Kavalan (噶瑪蘭)、Pazih(巴宰)等。

4.2 日本語 creole

日本自 1895 起統治台灣，極力推行日語，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一輩都會說日語。結果日語成為戰前台灣不同族群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1945 年二次戰後日本撤退，國民政府統治台灣，日語共通語的功能在漢族之間很快的被華語取代，但在原住民之間延續了數十年才被華語取代。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宜蘭縣的花澳、東岳、寒溪等村，原是泰雅族，因為二十世紀前葉受到日治時代警察高壓統治的結果，居民已經不會說泰雅語，說的是一種日語 creole，採用日語的詞彙，但音韻與語法深受底層語言影響。

5. 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

5.1 台灣語言分佈大勢

如附圖三所示，台灣的語言分佈大勢，可以說：

一、閩南語分佈在所有的平原地帶：西部由台中綿延至台灣最南端的屏東的大平原、宜蘭平原；所有的海岸：東北海岸、桃竹苗海岸、蘇澳以南的宜蘭海岸、花蓮海岸地帶、台東縣富崗以南的海岸地帶；大盆地：台北盆地、南投埔里盆地、花東縱谷；大部分的島嶼：澎湖群島、小流求、綠島……等，幾乎所有最容易開發、交通最發達的平原、大盆地、海岸、島嶼都是閩南語的分佈區，附圖三所示的淺藍色及黃色區塊即是。

二、南島語分佈在由台北縣烏來鄉綿延至屏東縣牡丹鄉的所有中央山脈、花東海岸山脈兩側、蘭嶼等。

三、客家話分佈在北自桃園縣觀音鄉綿延至南投縣國姓鄉的丘陵地帶，包括桃竹苗丘陵、台中東部丘陵、南投國姓鄉及其周邊村里；雲林縣二崙、崙背，以及散佈在高雄縣美濃盆地內外側、屏東平原東部等所謂的「六堆」地區，並零星散佈在花東縱谷，閩南語區內的村落，成為語言島。但絕大多數閩南語區內的客家語言島都已經或正在向閩南語轉移。

四、華語是台灣各族之間的共通語，華語語言島散佈在閩南語、客語區內各地，附圖三所示的藍色區塊即是。其最大範圍為村里，沒有一個華語語言島達到市鄉鎮的規模，請所有的華語語言島都隨著眷村的重建，土地出售，第二代移出而衰落。

五、日語 Creole 散佈在宜蘭縣南澳鄉南端的花澳村、北端的東岳村及其相鄰的大同鄉寒溪村。

5.2 南島語的分佈

南島語是台灣的傳統語言，在漢人未入侵台灣之前，整個台灣都是南島語的分佈區。部分語族接受漢化，清代稱為「熟番」或「平埔族」，隨著漢族入侵而衰落，附圖一、附圖二兩張 1935 年以前所繪製的地圖都還清楚的地顯示平埔族的存在，但現在幾乎所有的平埔族都已經消失，在閩南語區內的改說閩南語，在客語區內的改說客家話。目前尚存南島語都是清代不接受漢化的所謂「生番」或「歸化番」（簡稱化番），以下就目前尚存的南島語分佈狀況說明如下：

一、泰雅語 (Atayal)：分佈在台灣中央山脈的北部，包括台北縣的烏來鄉，新竹縣尖石鄉、宜蘭縣大同鄉，新竹縣的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的南庄鄉、泰安鄉，台中縣的和平鄉，綿延至鄰接的仁愛鄉北部高山地帶各村，以及濁水溪岸萬大部落成為語言島。但泰雅族的分佈區已經嚴重受到漢語的入侵，低海拔的山地多半賣給閩南人或客家人經營觀光業，種植高山水果、高山蔬菜，或被退伍軍人輔導委員會開闢為農場。以所謂「山地鄉」的和平鄉為例，泰雅族只剩三成人口，其餘都是漢人。附圖三顯示台北縣烏來鄉北端，宜蘭大同鄉的太平村已經變成閩南語區，和平鄉西部各村是客語或客語、泰雅語的混雜區。

二、賽夏語 (Saisyat)：賽夏族在清代以前分佈非常廣，包括桃園、新竹、苗栗除海岸地帶為 Taokas 領域之外，所有的山坡地都是賽夏族領域，但因為受到客家人和平埔族的入侵，現在已經萎縮到新竹縣五峰鄉西北角的花園村、大隘村的西半部，部分與泰雅族混居；又分佈於苗栗縣南庄鄉的東河村北半部，並散佈在南江村、蓬萊村與客家人雜居，人口只有五千多人，沒有完整分佈在任何一個山地鄉。

三、賽德克 (Seediq)：賽德克和泰雅都屬於泰雅語族，過去被歸類為泰雅族，但目前溝通已有困難，因此賽德克族有自己的認同。賽德克語有三種方言：Tkdaya、toda、Truku，仁愛鄉三個方言都有，分佈在眉溪上游、濁水溪上游橫貫公路兩旁山地。但 Truku 族越過中央山脈，擴散到花蓮縣高山地帶各山地鄉，包括秀林鄉的全部，萬榮鄉的大部分，卓溪鄉的北半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後花蓮縣的 Truku 搶先登記為「太魯閣」族，後來仁愛鄉的賽德克族又登記為「賽德克」族，賽德克族遂同時登記了兩個族，Truku 在花蓮的叫做「太魯閣族」，在仁愛鄉的叫做「賽德克族」。不過在語言學上所謂的「太魯閣」仍然歸類為「賽德克語」的一個方言。

四、邵 (Thao)：邵族 (Thao) 可以說是台灣人口數最少的南島語民族，只分佈在魚池鄉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及水里鄉的大平林聚落。根據 2006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的資料，登錄為「邵族」民族身分的共 607 人，實際居住於日月村部落的約有 150 人，居住在大平林部落的約有 40 人，總共 190 人。但是根據簡史朗的調查，目前能夠「精通族語，詞彙豐富，可以完全以族語思考、生活、會話」的邵族 60-69 歲的 5 人，70-79 歲 8 人，80 歲以上 6 人，共 19 人。（簡史

朗《南投縣志語言篇（邵語）》）可見邵語已經是一個瀕臨絕滅的語言。

五、巴宰語（Pazih）：巴宰語是除邵語之外僅存的西部平埔語，原居台中縣北部豐原、后里一帶。自漢人遷入台灣以後，平埔族在西部備受欺凌，族人被殺、土地被奪，於是生活日苦，不得不遷徙避難。郭百年屠殺事件後，埔里形成廢村，自道光三年（1823）起，西部平埔族趁虛大舉東遷埔里盆地。但經過將近兩百年的漢化，今僅存兩個 Pazih（巴宰）聚落，一在烏牛欄，另外住在守城份、牛眠山、大湏、蜈蚣崙所謂的「四庄番」自稱 Kaxabu（噶哈巫）。Kaxabu 和 Pazih 其實只是方言的差別，差異很小，可以歸為一族（李王癸與土田滋《巴宰語詞典》（2001:2））。現在只剩極少數的 Pazih 老人會說族語，是一個瀕臨滅絕的語言。

六、布農語（Bunun）：布農語主要分佈在今南投縣信義鄉，向北擴散到仁愛鄉的萬豐村 Ququaz(曲冰)、法治村 Buqiz(武界)、中正村 Qaqatu(過坑)，向南擴散到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再向東擴散到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卓溪鄉南部，台東縣海端鄉及延平鄉全部。

但布農族本居地的信義鄉受到漢語相當嚴重的入侵，本鄉人口陳有蘭溪兩岸較平坦的地區，如明德村西部及人和村西北側為閩南人分佈區；愛國村閩客各半，客家人為苗栗與新竹(湖口地區)遷來，今以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自強村客家人佔 80%；信義鄉南部的神木村客家人口佔 95%，多為新竹苗栗的海陸客，曾在阿里山工作，後移至神木村居住；羅娜村的農富坪也有客家人居住，閩客各半。同富村與東埔村的溫泉區居住閩南人經營觀光業。

七、鄒語（Tsou）：鄒族總人口約六千餘人，在台灣原住民中可說是少數民族，分南鄒、北鄒。北鄒分佈在嘉義縣阿里山。南鄒分佈在高雄縣三民鄉，講卡那卡那霧方言；桃源鄉的南鄒四社群講沙阿魯阿方言。但因為受到布農族入侵，這兩個鄉的南鄒族變成少數，人口不到 30%，其餘是布農族。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第六、九鄰久美部落亦殘存鄒族 200 人左右。

八、魯凱語（Rukai）：魯凱語主要分佈在高雄縣桃源鄉、茂林鄉及屏東縣霧台鄉、三地門鄉部分村落，最東邊散佈到台東縣東興村，都是中央山脈的高山地區。

九、排灣語（Paiwan）：排灣族主要分佈在除霧台鄉以外的屏東縣山地鄉，台東縣南部的山地鄉，高雄縣三民鄉也有一些零散的居民。

十、阿美語（Amis）：分佈在花蓮、台東的海岸山脈兩側河邊及海邊，在花東縱谷與閩南語、客語分庄雜處。撒奇萊亞（Sakizaya）雖然已經登記為一族，但李王癸將之歸類為差異性較大的阿美語方言之一，本文中不獨立為一個語言。

十一、卑南（Puyuma）：主要分佈在卑南鄉利嘉村，台東市南王里，在卑南鄉泰安、初鹿兩村及台東市建和里與閩南語分庄雜處。

十二、雅美（Yami）：自稱為「達悟」（Dawu），居住在蘭嶼。

十三、噶瑪蘭（Kavalan）：原居今宜蘭縣，因 1796 年以吳沙領軍的漢人武力侵墾宜蘭，噶瑪蘭人土地喪失，生活困苦，1830 年至 1840 年之間，以冬山鄉的加禮宛社人為首，南遷到花蓮北埔，建立新加禮苑社。然漢人繼續侵墾花蓮，因此發生所謂「加禮宛社事件」，噶瑪蘭抗爭失敗，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逃竄或歸降清軍。戰事結束後總兵吳光亮採「勒遷以分其勢」的政策，勒令部份加禮宛社及參與戰事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社眾遷離，自此噶瑪蘭族人散居各處，逐漸融入漢人或他族的社會。2005 年統計僅查得噶瑪蘭族 911 人，散居各處，沒有比較大的聚落。唯花蓮豐濱鄉的新社村與立德部落，算是噶瑪蘭人較具規模的部落，但目前只有極少數老人能夠使用噶瑪蘭語。

5.3 客語的方言分佈

台灣有 5 個主要的客家方言：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俗合稱「四海大平安」。經過最近的研究，這個幾個客語方言的分佈大概可以界定出來。說明如下：

一、四縣腔方言

所謂「四縣」指台灣客家人的主要原鄉，清代廣東省嘉應州轄內梅縣、鎮平、蕉嶺、五華的四個縣，這些移民在台灣流傳的客家話叫做「四縣話」，其分佈分為三區：

1) 龍潭中壠區——包括桃園縣的龍潭、中壠、鎮平、楊梅鎮東半部，新竹縣的關西鎮東半部。

2) 苗栗區——苗栗縣除海岸各鄉鎮之外所有丘陵地帶各鄉鎮。

3) 六堆區——高屏地區所謂的「六堆」可以細分為四小片，「美濃片」包括高雄鎮美濃鎮全部及其周邊鄉鎮的山間村落；「屏東北片」包括高樹鄉中部高樹、東興、東振、建興四村和南部大路關廣福、廣興二村，分佈比較零散；隔鹽埔鄉的「屏東中片」包括九如鄉玉泉村往南接長治、麟洛、內埔、竹田、萬巒鄉的客家村連結成的小片；隔潮州鎮的「屏東南片」包括新埤鄉西部的四個村：打鐵、南豐、建功、新埤，佳冬鄉六根村、賴家村、佳冬村、萬建村、昌隆村、豐隆村，中間隔著石光村是鶴佬客，講閩南語，海邊的葫蘆尾也是閩南語的漁村。

以上四小片之間多有斷裂，被閩南語切斷，不相連續。

二、海陸腔方言

海陸腔方言源自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和陸豐縣⁴。

⁴ 依照潘家懿、鄭守治（2008）今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和陸豐縣 85% 講閩南語，客語只有 15%，

1) 桃竹片：海陸腔客語主要分佈在桃園縣楊梅鎮西半部及以西的新屋鄉(除海邊的大牛稠、蚵殼港以外各村)，觀音西部；新竹縣除海邊的同安腔閩南語及關西東半部的四縣腔客語以外的地區。這兩個地區成連續性分佈，可以稱為「桃竹片」。

2) 苗栗海陸話：苗栗縣的海陸話比較零散，並且都分佈在苗栗四縣話分佈區的邊緣與其他語言交界的緩衝地帶，如苗栗縣東北部與賽夏語區交界的南庄鄉，西部西湖鄉西勢溪以西與閩南語交界的幾個村，南部卓蘭鎮四縣話與閩南語、大埔客語交界的西坪里。苗栗海陸話因為處於緩衝地帶都成為海陸話與四縣話或海陸話與閩南語的雙語人口。

除此以外，海陸客的二次移民，散佈在南投國姓鄉中埔各村；埔里鎮西部及北部的山區；花蓮縣、台東縣的花東縱谷。

三、大埔腔方言

源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主要分佈在台中縣東部山坡地的東勢鎮、大社鄉、石岡鄉以及相鄰的苗栗縣卓蘭鄉南部以及南投縣國姓鄉北部。大埔客因人口較少，與閩南語接觸頻繁，多為大埔客話與閩南語的雙語人口。

四、饒平腔方言

饒平腔客語源自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零散分佈在各地，是一個沒落的客語方言，許多饒平客語區已經消失，如彰化大村，嘉義溪口等，目前僅存的饒平客語散佈在新竹縣竹北市東部的六家（東平里及相鄰的鹿場里、中興里一部分），芎林鄉紙寮窩，卓蘭鎮老庄里等。

五、詔安腔方言

源自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平和縣。福建客語，包括汀州、龍巖都有客家人移民台灣，但是因為長久和漳州人混居，大部分已經不說客語，改說漳州話。

詔安話主要的傳統分佈區在雲林縣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但西螺的客家人已經不說客語，改說漳州話，現在只有雲林縣崙背鄉的東部、二崙鄉還說詔安話，但也同時使用漳州話。年輕人會說詔安話的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有消失危機。

許多客家人在移民台灣之後曾經不斷遷徙才定居下來。今日的客語區是不同祖籍的客家人經過方言競爭，方言重整的結果，但是有些地區屬於近百年來，甚

由陸豐縣分出的陸河縣只有 3000 閩南語人口，其餘是客家人。但在台灣只有桃園縣新屋鄉大牛稠（永安村、永興村）證明是源自陸豐縣的閩南語，其餘原鄉海豐縣和陸豐縣的移民現在都講海豐腔客語，或海豐話與漳州話雙語並用。可見台灣的客家人主要源自現在的陸河縣和海豐、陸豐兩縣的客語村或閩客雜居區。

至近五十年來的二次移民區，方言混雜，尚未重整成什麼固定的口音。像這樣的地區有兩個，一是國姓地區，一是花東縱谷。

南投國姓鄉及其鄰接周邊鄉鎮的村落客語方言錯雜，大抵由北而南成大埔腔、海陸腔、四縣腔的層次分佈，但這個地區同時也是閩客語雙語區，客家人同時會講幾個客家方言及閩南語，市區已經完全閩南語化。

台灣東部的花東縱谷也是閩客語方言混雜區，四縣腔、海陸腔錯雜分佈，同時也是閩客語雙語區，客家人同時會講四縣話、海陸話及閩南語。

在客語區內以四縣腔，尤其是苗栗四縣話最為強勢，許多講其他方言的人都同時會講四縣話，但會講四縣話的人不一定會講其他方言。

5.4 閩南語的方言分佈

台灣閩南語是一個漳州話和泉州話的混合方言，沒有一個方言是純粹的漳或純粹的泉，台灣話把這種方言混合的狀態叫做叫做「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這種混合的情形有程度之分，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南部混合得相當嚴重，無法分類到漳州腔或泉州腔，因此洪惟仁（1992）把台灣閩南語分為三種：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現在按照這個分類標準分述如下：

一、混合腔方言：

分佈在台灣南部及東部各縣。南部包括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東部包括花蓮縣南部及台東縣。台灣南部是台灣漢人最早開發的地區，源自漳州與泉州，漳泉移民大抵泉州人靠海，漳州人課內陸，但是漳泉比例相當接近，方言接觸頻繁，並且歷史悠久，因此漳泉口音混合得相當徹底，幾乎分不清是漳是泉。唯一的例外是離島的小琉球、綠島偏泉州同安腔；高雄市旗津，小港區的大林蒲保存泉州的 8 聲，這幾個地方可以歸入偏泉腔。其他的地方都只有少數的特徵，無法說是泉州腔或漳州腔。

嘉義以北的台灣閩南語可以分為兩大塊來看，一是西部，一是北部。西部自嘉義布袋至桃園新屋鄉海邊之間的閩南語大體上靠海各鄉鎮偏泉，俗稱「海口腔」，內陸各鄉鎮偏漳；北部包括桃園北部，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至花蓮縣北部，和西部相反，漳腔靠海，泉腔靠山。分述如下。

二、泉腔方言：

1) 台北盆地片：北部的泉州腔分佈在淡水河北岸的淡水鎮、台北市北投區，南岸的八里、蘆洲、五股，大漢東岸的大稻埕、西岸的三重屬於泉州同安腔，內陸地區台北盆地東舷及南舷由汐止、七堵遙南經平溪、坪林、石碇、深坑、南港、松山、新店、三峽、鶯歌到海邊的林口屬於安溪腔。這個安溪腔區延伸到鄰接林口、鶯歌的北桃園蘆竹、龜山、大溪三鄉的邊境山區。蘆竹鄉平地的南崁本來也

應該是安溪腔區，現在已經混入了許多漳腔，泉腔成分很少。

2) 桃竹海口片：由桃園縣新屋鄉海邊的蚵殼港遙南經新豐、竹北到新竹市全部屬於同安腔。

3) 白沙屯方言島：苗栗縣濱海各鄉鎮大部分是偏漳腔，只有後龍鎮南港村南邊及通霄鎮北部所謂「白沙屯方言」屬於泉州惠安腔。

4) 台中海口片：整個海邊由大甲、清水、梧棲、沙鹿、龍井及大肚鄉北邊幾個村落屬於泉州腔，台中盆地北部幾個鄉鎮包括后里、外埔、神崗本來也是泉州腔，但是因為長期和漳州腔接觸，泉腔成分已經很低，現在可以歸類成混合腔。戰後為建「清泉崗機場」當地居民被強迫遷村，在台中新社幾個村落及南投埔里鎮合成立北部建立了幾個零散的泉州腔方言島。

5) 彰化海口片：彰化縣西部濱海各鄉鎮和美、鹿港、福興是泉州腔，王功、芳苑是同安腔，而內陸各鄉鎮包括秀水、埔鹽、溪湖、花壇、芬園屬於泉州安溪腔，花壇、芬園二十年前調查時老派還講道地的安溪腔，最近再調查已經變成普通。彰化縣南部大部分是漳腔，只有溪州是偏泉州腔。

6) 雲嘉海口片：雲林縣濱海各鄉鎮麥寮、崙背西半部、台西屬於泉州腔，口湖、四湖、水林、北港屬於三邑腔，其中北港尤其保存惠安腔。內陸的元長、褒忠、元長及土庫東平里、西平里、南平里、北平里屬於安溪腔。嘉義海邊的東石是泉州三邑腔，六腳是安溪腔，以南的朴子、義竹、布袋本來是泉州腔，現在泉州腔特色已經很淡薄，接近混合腔。

三、漳腔方言：

1) 東北海岸片：濱海地區除淡水、八里、林口一段屬泉腔以外，其餘所有的海邊都是老漳腔。東北海岸由三芝以南經石門、金山、萬里、基隆市區、九分、雙溪、頭城，整個宜蘭縣都屬於老漳腔。跨過泰雅語區的南澳鄉花蓮市，壽豐北部多為宜蘭二次移民，但老漳腔的色彩已經淡薄，只可歸入偏漳腔。

2) 士林內湖片：與東北海岸相背的是台北大屯山彙的南面，包括北投東半部、士林、內湖也是老漳腔的分佈區，但是因為接近台北盆地，即使是老派也受到泉腔相當的影響。

3) 板橋、安坑片：台北盆地中心地帶板橋、永和、土城北部大半、新店安坑本來是老漳腔，但現在已經混入很多泉腔，只能算是偏漳腔。

4) 北桃園片：桃園縣南部是客語區，北部是閩南語區。桃園北部除鄰接台北縣安溪區的蘆竹及龜山一半，大溪一小部分屬於偏泉腔之外全部是漳腔區。這個漳腔區還延伸到台北縣鶯歌鎮鄰接桃園縣的幾個村落。

5) 大牛稠方言島：桃園縣新屋鄉海邊幾個村落是閩南語區，南邊蚵殼港屬於同安腔，北邊永安村及永興村的一部分是台灣唯一祖籍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的老

漳腔。

6) 苗栗濱海片：苗栗縣丘陵地帶屬於客語區，濱海各鄉鎮屬於閩南語區，本區中段有一個惠安腔的「白沙屯方言島」，其北邊的竹南、後龍及其南邊的通霄、苑裡都是偏漳腔。

7) 土牛方言島：苗栗頭份是客語四縣腔，但頭份鎮的土牛村是一個偏漳腔的方言島。

8) 中彰投片：台中盆地由豐原、大雅以南經過台中市東至太平、霧峰，西至濱海的大肚鄉都是漳腔方言區，此區延伸到彰化市，草屯、南投、竹山、中寮、水里、魚池直到埔里。順濁水溪而下，八卦山西邊的大村、員林、北斗、竹塘除溪州以外都屬於這個漳腔方言區。

9) 雲嘉片：雲林縣北部崙背、二崙是詔安客語區，但同時也是詔安客語、漳腔閩南語的雙語區，這個雙方言區本來還延伸到西螺鎮及土庫鎮大庄村，但客語在萎縮之中，只剩崙背、二崙講詔安客語，西螺已經轉為漳腔，崙背、二崙也已經不會說客語，因此本區應該歸入漳腔區。這個漳腔區屬於雲嘉漳腔的一部分。雲嘉漳腔區分佈在濱海各鄉鎮「海口腔」區以外的東部平原，包括雲林崙背、二崙、西螺以南經過虎尾、斗六、斗南、莿桐、林內、古坑到嘉義縣東半部的梅山、大林、溪口、新港、嘉義市、民雄、中埔、竹崎、番路、太保等都是。

6.結論

台灣地區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本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兩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本文將南島語分為十三種，不再細分其內部方言；客語分為五種，閩南語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種方言；閩南語分為分合腔、泉腔、漳腔等三種方言。

各種語言方言的地理分佈都經過實際的調查界定其分佈區，並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View8.1 及勤歲公司的村里界圖層繪製成台灣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其分佈情形在本文第 5 節中詳細說明。

參考書目

- Li, Paul Jen-kuei and Shigeru Tsuchida (李王癸與土田滋) , 2001, *Pazih Dictionary* (《巴宰語詞典》) ,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二。
- 小川尚義, 1907, 〈臺灣言語分布圖〉, 載氏著《日臺大辭典》附頁, 台灣總督府。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收入氏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 刀江書院。
- 王世慶、李季樺, 1995, 〈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 載《平埔研究論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pp.173-218。
- 台灣州廳, 1921, 《台灣州第一統計書》, 台灣州廳。
- 吳學明, 1998,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 台灣: 台灣縣政府。
- 李王癸, 1997,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王癸, 1999, 《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市: 台灣省文獻會。
- 李王癸, 2000, 《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三版)。台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王癸, 2004, 〈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
- 李仲民, 2006, 〈偏泉腔? 偏漳腔? ——台北縣三芝地區地理方言學研究〉,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05/20-21)。
-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 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施添福, 1996,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 載《台灣史論文精選》, 台北: 玉山社, pp. 157-219。
- 柳田國男, 1930, 《蝸牛考》, 刀江書院。
- 洪惟仁, 1994, 《台灣方言之旅》, 前衛出版社, 修定二版一刷。1992 初版。
- 洪惟仁, 1997, 《台灣市志·住民志·語言篇》, 台灣市政府。
- 洪惟仁, 2005, 〈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台灣閩南語的變化〉, 福州師範大學: 第九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2006. 〈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365-416。
- 洪惟仁, 2008, 〈水沙連地區的語言分佈〉, 2008, 10/18-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 劉枝萬與水沙連研究」學術研討會。
- 洪惟仁, 2008,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預定刊載《台灣語文研究》第三期, 初稿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主辦的 IACL-14 & IsCLL-10 Joint Conference (2006) 宣讀。

- 洪惟仁與張素蓉，2008，〈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載《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pp. 13-43。
- 洪惟仁與簡秀梅，2007，〈關廟方言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
- 柴田武，1969，《言語地理学の方法》，筑摩書房。
- 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篇・自然環境篇・社會篇・六堆縣市概況篇》，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 涂春景，1998，《台灣中部地區客家客家族群對照》，台北市・客家雜誌社。
- 張屏生，199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載《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張屏生與李仲民，2006，〈澎湖鄉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台北教育大學・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05/20-21）。
- 盛清沂，1980，〈台灣、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下），《台灣文獻》，南投：台灣省文獻會。31:4、32:1，pp. 154-176、136-157。
- 陳俊傑，2003，《國姓鄉福佬化客家裔漢人的族群關係調查》，南投縣：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 黃卓權，2008，《進出客鄉：鄉土史田野與研究》，台北：南天書局。
- 黃旺成，1976，《台灣省台灣縣志》，台灣縣政府。
- 黃菊芳、郭彧琴、蔡素娟與鄭錦全，2007，〈漢語方言微觀分佈：雲林縣崙背鄉水尾村的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
- 楊文山(主持)，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報告。
-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灣時報發行所發行。
- 劉枝萬，1958，《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 劉還月，2000，《台灣的客家人》，常民文化，初版一刷。
- 潘家懿、鄭守治，2008，〈粵東閩語的內部差異與方言片劃分的再認識〉，2008,9/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第七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蔡素娟、鄭錦全、郭彧岑、黃菊芳，2007，〈崙背鄉客家話地理分布〉(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akka Dialect in Lunbei Township)，第五屆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論文 601-612，中國文化大學。
- 鄭錦全，2004，〈語言與資訊：釐清台灣地名厝屋〉，羅鳳珠編《語言文學與資訊》1-24。台灣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鄭錦全，2008，〈台灣數位典藏地理資訊在學術研究與資料生產之探討—從數位典藏語言地理分布談起〉，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Digital Archives GIScience《數位典藏地理資訊》23-35。

鍾榮富，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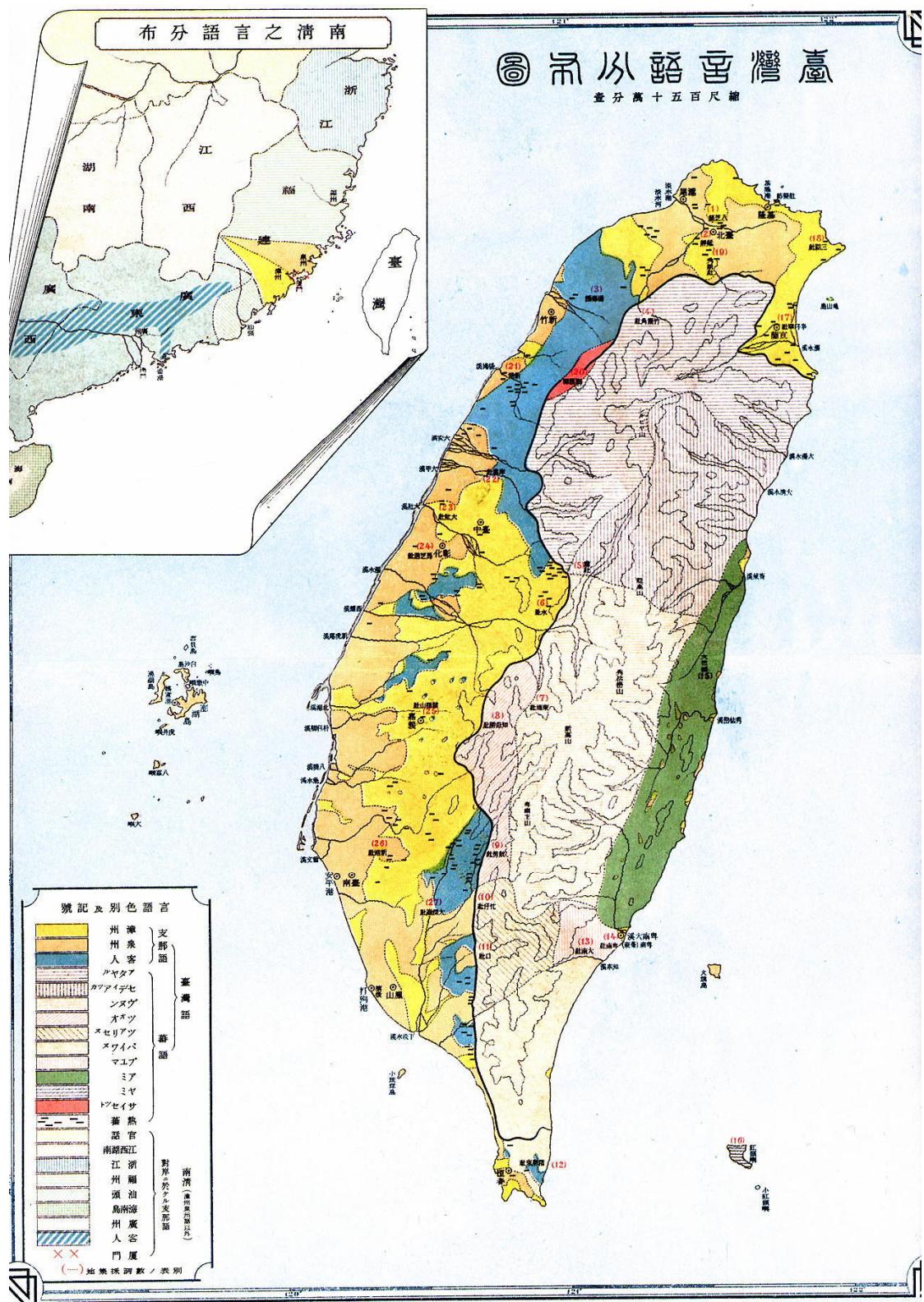
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國科會計畫報告，手稿。

簡史朗，待刊，《南投縣志語言篇（邵語）》（手稿），南投縣文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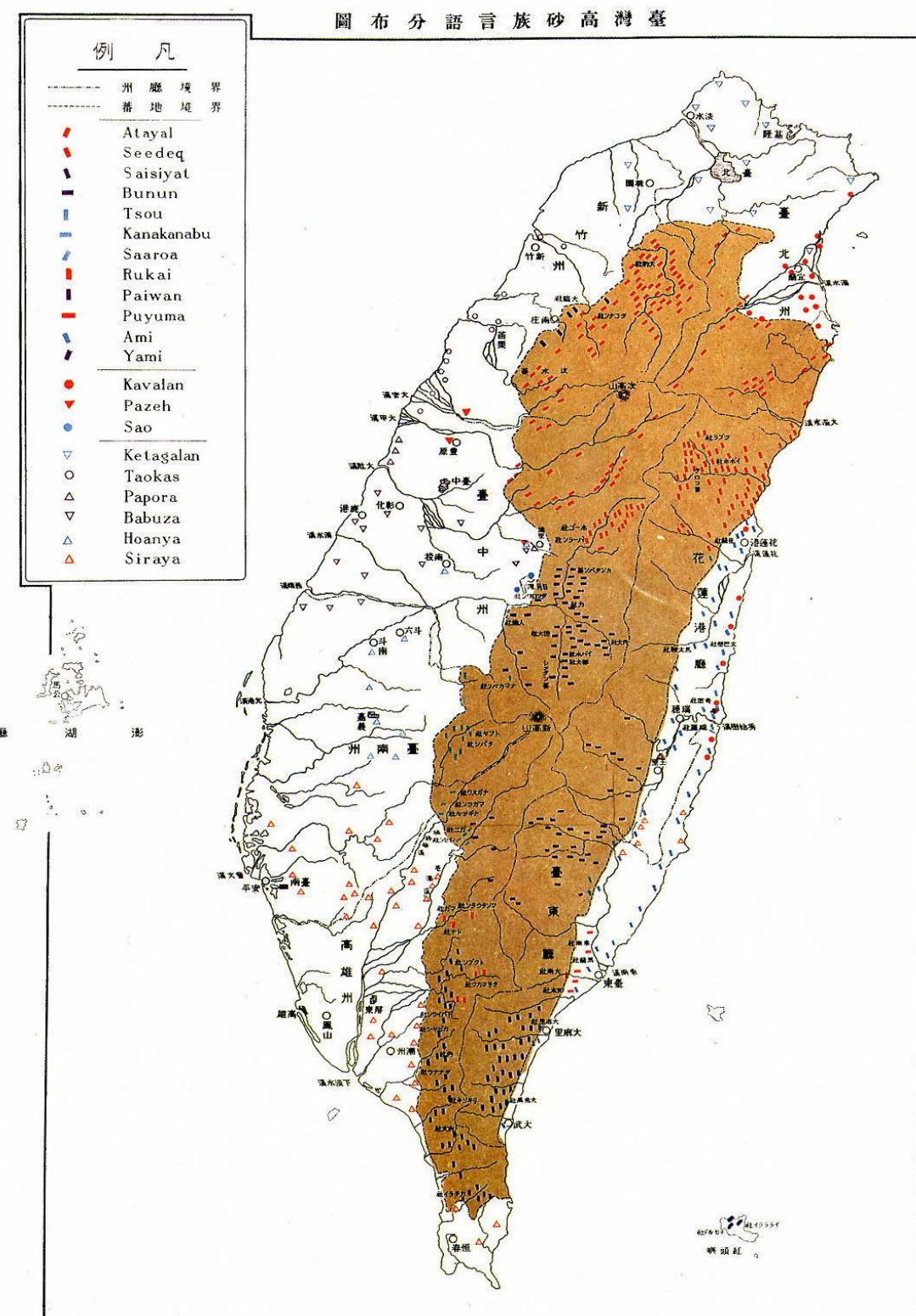
羅烈師，2005，《台灣市客家地圖》，台灣市文化局。

藤崎濟之助，1931，《台灣の蕃族》，東京・國史刊行會。

【附圖 1】〈臺灣言語分布圖〉（《台日大辭典》（1907））



【附圖 2】〈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



【附圖 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2008〉

